

世界经典金奖金

世界
经典

款是温厚的，甘和的；讽刺是尖锐的，辛辣的

幽默讽刺小说

主编◎贺年



THE OLD CLASSIC
SATIRE AND
HUMOUR

京 华 出 版 社



THE WORLD CLASSIC

世界
经典

囊括世界文学经典
统揽国际大师佳作

ISBN 978-7-80724-799-9



9 787807 247999 >

定价：39.80 元



世界
经典

I11/46
:4
2010

The
World Classic
金奖·金榜
幽默讽刺小说

贺年 / 主编

Satire and Humour
Fic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经典金奖金榜·幽默讽刺小说/贺年 主编.—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724-799-9

I. ①世… II. ①贺…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①I 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7017号

世界经典金奖金榜·幽默讽刺小说

主 编/贺 年

责任编辑/徐秀琴

封面设计/金麦田·南 戈/丽 云

出版发行/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楼2层 100011)

(010) 64243832 84241642 (发行部) 64258473 (传真)

(010) 64255036 (邮购、零售)

(010) 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编辑部)

E-mail: jinghuafaxing@sina.com

印 刷/北京泰山兴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376千字

印 张/22.75

版 次/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24-799-9

定 价/39.80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 外套 [俄] 果戈理.....02
- 那又是谁呢? [俄] 契诃夫.....24
- 粗心大意 [俄] 契诃夫.....28
- 马名 [俄] 契诃夫.....32
- 情场奇事 [俄] 左琴科.....36
- 一张照片 [俄] 左琴科.....43
- 得救 [捷克] 哈谢克.....47
- 男爵克连干卜耳的家务改革
[捷克] 哈谢克.....50
- 穷儿汤 [捷克] 哈谢克.....53
- 穷人的专利权 [英] 狄更斯.....56
- 马戈白主干线上的侍者 [英] 狄更斯.....61
- 原来如此 [英] 萨奇.....69
- 化妆室里的秘密 [爱尔兰] 肖伯纳.....71
- 皮埃尔·格拉苏 [法] 巴尔扎克.....78
- 费德里哥 [法] 梅里美.....96
- 一盘台球 [法] 都德.....104
- 法官的噩梦 [法] 都德.....108
- 三遍小弥撒——圣诞节故事
[法] 都德.....112
- 教皇的骡子 [法] 都德.....119
- 陪衬人 [法] 左拉.....127
- 猛兽的笼子 [法] 左拉.....134
- 神秘的失踪 [法] 左拉.....139
- 克兰比尔 [法] 法朗士.....143
- 离婚的魔术 [法] 莫泊桑.....162
- 窗 [法] 莫泊桑.....167
- 突袭 [法] 莫泊桑.....173

死囚	〔法〕莫泊桑.....178
圣诞夜	〔法〕莫泊桑.....182
诺曼第人的恶作剧	〔法〕莫泊桑.....186
穿墙记	〔法〕埃梅.....190
天子	〔法〕特鲁瓦亚.....197
错死了的画家	〔意大利〕布扎迪.....207
追捕老人的人	〔意大利〕迪诺·布扎迪.....212
流言蜚语	〔前南斯拉夫〕努西奇.....217
悼词	〔前南斯拉夫〕努西奇.....222
两张彩票	〔罗马尼亚〕卡拉迦列.....229
被盗去的情书	〔美〕爱伦·坡.....242
百万英镑	〔美〕马克·吐温.....246
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	〔美〕马克·吐温.....265

被偷的白象	〔美〕马克·吐温.....270
幽默家自白	〔美〕马克·吐温.....288
警察与赞美诗	〔美〕欧·亨利.....295
刎颈之交	〔美〕欧·亨利.....301
财神与爱神	〔美〕欧·亨利.....308
婚姻手册	〔美〕欧·亨利.....314
在甲板的天篷下面	〔美〕杰克·伦敦.....323
花斑马	〔美〕福克纳.....330
傻瓜吉姆佩尔	〔美〕辛格.....347



目录

Contents



外套

[俄] 果戈理

尼·瓦·果戈理(1809-1852), 俄国优秀讽刺作家。主要作品有《狂人日记》、《外套》、《死魂灵》等。

在司里……但最好还是不要说出哪一个司。再没有什么比各种各样的司、团、办事处，一句话，再没有什么比各种各样的公职人员更会发脾气的了。现在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受辱就是整个社会受辱。听说，不久之前，一个县警察局长递交了一纸呈文，我不记得是哪个县城的，他在呈文中详细地说明，国家的法制正濒于毁灭，它的神圣的名字正在任意被人亵渎。为了证明这点，他在呈文后面还附了厚厚一卷风流小说，那里每隔十页就提到一次警察局长，有好几处都把他写成喝得烂醉如泥的酒鬼。因此，为了避免这一位或另一位警察局长的不快或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们最好还是把这里要讲到的司叫做某一个司吧。于是，在某一个司有某一个官员供过职；这个官员不能说是一个才貌出众的人物，而是矮矮的个子，脸上有几粒麻子，头发有点发红，看上去甚至眼睛也有点对视，脑门上秃了一小块，两颊布满了皱纹，而灰黄的脸色，叫人怀疑他患有痔疮……有什么法子呢！这应该归罪于彼得堡的气候。至于说到官衔（因为在我们这里必须首先报出官衔），他是个所谓的终身九品文官。众所周知，各种各样的作家都要将这种人拿来任意取笑和奚落。那些作家的一种值得称颂的癖好，就是欺侮那些不会咬人的人。这个官员姓巴什马奇金。只需看看这几个字，就知道此姓本是从鞋子^①变来的；但是在什么年份，什么时候，怎么会从鞋子变来的，就不得而知了。父亲、爷爷，甚至妻舅，以及所有的巴什马奇金家的人都穿靴子，每年约摸只换两三回鞋掌。他的名字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也许，读者会觉得这个名字取得有点古怪，是挖空心思找来的。但是，我可以担保，决不是这样找来的，而是自然而然走到这一步，无论如何不能给他取别的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在子夜出生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一天是三月二十三日。现已亡故的母亲，是一个官员的老婆，一个贤惠的女人，她已经为儿子

注释：①在俄国，有一种鞋子叫巴什马克。

受洗做好了一切准备。母亲躺在门对面的床上，右首站着教父伊凡·伊凡诺维奇·叶罗什金，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人，曾在枢密院里当股长；还有教母阿丽娜·谢苗诺芙娜·别洛勃柳什科娃，她是巡长的老婆，一个相当不错的女人。他们给产妇三个名字，任她挑选：莫基亚、索西亚，或者给孩子起一个殉教者的名字：霍兹达扎特。“不行，”母亲想，“全是这些老一套的名字。”为了讨她喜欢，大家把日历翻到另一个地方，于是又挑出了三个名字：特里费利、杜拉、瓦拉哈西。“这真是报应啊，”老太婆说，“全是些什么样的名字！说真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名字。要是瓦拉达特或者瓦鲁赫倒也说得过去，可偏偏是什么特里费利，什么瓦拉哈西。”大家又翻过一页，又出来了巴甫西卡希和瓦赫基西。“得了，我明白了。”老太婆说，“看来他命该如此，既然这样，就让他叫父亲的名字好了。他父亲叫阿卡基，那么儿子也就叫阿卡基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这样问世了。孩子受了洗礼，这时他哭了，一边哭一边就乘人不注意做了个鬼脸，似乎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是一个九品文官。这辈子就这样了。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我们这样交待，是要使读者了解，这一切都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趋势，毫无办法给他起一个旁的什么名字。他是哪年哪月到司里任职的，是谁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的，这一点谁都记不起来了。不管换了多少司长和各式各样的上级，我们总看到他坐在同一个地方，摆着同一个姿势，干着同一个差使，始终是一名文抄官。因而，以后大家都以为，他定是一出世就是现在这模样儿，身穿制服，头上秃顶。在司里没有人对他表示尊敬。当他进门的时候，门警非但不站起来，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只当是一只小小的苍蝇飞过接待室；长官们对他既冷淡，又专横。有一个副股长经常把一叠公文朝他鼻子底下一塞，也不说一声“请您抄写一遍”，或者“这一份卷宗倒是很有意思的”，或者说一两句文明官场中悦耳动听的俗套话。而他接了过来，眼睛只盯住公文，也不看一看递给他公文的是谁，这个人是不是有这个权力支使他。他接过公文，就马上动手抄写。年轻的官员们把一切流行在办事机关中的俏皮话都拿出来嘲笑他，挖苦他。他们当着他的面讲述关于他，关于他的女房东，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婆的种种编造出来的故事，说这个女房东经常打他；他们还问他和女房东什么时候举行婚礼；他们还把碎纸撒在他的头上，说是下雪了。但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们，似乎在他面前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这甚至并不影响他的工作：不管别人如何纠缠不清，他却没有抄错一个字。只有当玩笑开得实在叫人无法忍受，人家碰他的胳膊，揪他的

头发，使他无法进行工作时，他才说：“让我安静一下吧！为什么你们要欺侮我呢？”在这一句话里和说这句话的声音里，包含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那是一种乞求和怜悯，以致一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本来想学别人的样子，也来取笑他，现在突然像被刺痛似的呆住了；从此以后，在他的眼前仿佛一切都变了，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他同已经相识的同事们疏远开来，他以前一直把这些人当成体面的上流人物。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最愉快的时刻，在他的脑海里总会映现出一个脑门上秃了一块、个子矮小的官员，以及他那一句使人心痛的话：“让我安静一下吧！为什么你们要欺侮我呢？”在这句使人心痛的话语里还听到另一句话：“我是你的兄弟。”于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用一只手掩住自己的脸，以后，在他的一生中，当他看到一个人身上有那么残酷无情的东西，在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的绅士中间，天啊，甚至在被公认是品德高尚、心地正直的人中间，在地位崇高的人中间，隐藏着那么多残忍粗野的东西的时候，他总是感到毛骨悚然。

很难找到这样忠于职守的人了。如果只说他办事热心，还嫌太轻——不，他酷爱自己的工作。在那里，就是在抄写工作中，他仿佛看到一个变幻莫测、赏心悦目的世界。在他的脸上时常流露出喜悦；有几个字母成了他的宠儿，只要他写到这几个字母，就会得意忘形；又是暗暗发笑，又是挤眉弄眼，又是歪歪嘴皮，好像从他的脸上可以读出他笔下写出的每一个字母。如果按照他对工作的热心程度给他奖赏的话，也许他会大吃一惊，他甚至可以捞到一个五品文官的衔头；但正像他那些善于挖苦人的同事们所说的那样，只捞到钮孔上挂个皮带扣，屁股上生个痔疮。当然也不能说，别人从来没有注意过他。有一个司长，是个好人，想对他的多年工作给予奖励，于是吩咐给他一个比普通的抄写略为重要一些的差使，就是要他把一件现成的公事，草拟一封公函给别的办事机关；要做的事情也不过是换一换公函的抬头，再将几个动词从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可是干这个差使却累得他满头大汗，老是擦额上的汗水，他终于说：“干不了啦，还是给我一点什么东西抄写抄写吧。”从此以后，别人也就一直让他干抄写的活了。除了抄写，对他说来好像什么东西也不存在。他根本不注意自己的衣着：他身上的制服颜色已不是绿的了，而变得红褐带灰。制服的领子又窄又矮，因此尽管他的头颈不长，可伸在领子外面似乎显得特别细长，好像在俄国的外国小贩每十来个一盘顶在头上的摇头晃脑的石膏小猫的颈脖。并且，在他的制服上总粘带着什么东

西，不是些碎稻草，就是一段线头。而且他还具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每次上街，走过窗口的时候，总赶上人家扔出各种各样的脏东西，弄得他的帽子上老是挂着西瓜皮、香瓜皮，以及诸如此类的垃圾。在他的一生中从来不注意每天街上发生的事情，不去注意他的年轻的同事经常留意的事情。众所周知，那些年轻官员的骨碌碌的眼睛，其敏锐性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他们可以看得见对面人行道上某一个人裤脚口上的套带崩落下来——这种事总是引得他们狡黠地发笑。

如果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在马路上也看到了什么的话，那么他看到的就是自己用笔写出的一行行清晰工整的字；只有当突如其来的一匹马，将头搁到他的肩膀上，鼻孔里喷出一股冲人气息吹到他面颊上的时候，他才注意到自己不在字里行间，而是走在马路当中。他一回到家里，就立刻往桌子边一坐，急急忙忙地一大口一大口地喝白菜汤，吞下一块洋葱牛肉，也从来不去辨别什么味道，连苍蝇以及此时此刻上帝赐予他的一切东西都囫圇吞枣送进肚里。肚子觉得发胀了，他就站起身来，拿出墨水瓶，抄写带到家里来的公文。如果碰上没有这种事可做，他就出于个人的乐趣，有意给自己抄一本副本，特别是如果公文之妙不仅在于文体优美，而且还在于是写给某个新上任的或者某个显要人物的话。

甚至在那种时刻，当彼得堡的灰白的天空完全暗下来，全体官员按照各人的官俸和癖好吃饱喝足的时候，——当司里笔尖的沙沙声已经止息，各种忙碌已经停止，自己的和别人的必须办的事情已经办好，好管闲事的人把不必要揽在自己身上的事办完以后，大家都去休息的时候，——当官员们忙于把多余的时间用于享乐的时候，有的劲头比较大的，就上戏院；有的去赴晚会，一味恭维某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姑娘，小小官场中的明星；最为常见的是，有的人干脆到同事家里去，他们住在四层或者三层楼，两间不大的房间，带有一间前屋或者厨房和房间里摆设一些时髦的小玩意儿，如灯啊，或者用省吃俭用等大量代价换来的小东西，——总之，当所有的官员都分散在自己朋友家的小房间里玩惠斯特牌，一边喝茶，一边啃用几戈比买的面包干，从长烟斗里吞云吐雾，在发牌时讲述一些从每个俄国人无时无刻不得不追求的上流社会中传出来的流言蜚语，或者甚至当无话可说只能重复那个关于一个司令官的说不完的奇闻——据说有人向他报告，法尔孔纳塑造的纪念碑上的马尾巴被砍掉了——的时候，总之，当大家都去尽情消遣的时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从不醉心于任何的娱乐。谁也不能说出，在什么时候，在哪个晚会上看到过他。他抄写够了，就躺下睡觉，一想到明天的日子，脸上就自然地露出了笑容：明天上



帝一定又要让他抄写什么东西。一个以挣四百卢布薪俸而对自己的命运已经感到心满意足的人的平静生活就这样一天天地过下去，也许，这样的生活会一直继续到他的暮年，如果不仅在九品文官，而且在三品、四品、七品以及一切文官的生活道路上，甚至在那些不给任何人出主意，也不接受任何人主意的文官们的生活道路上不布满五花八门的灾难的话。

在彼得堡，每个一年挣四百卢布左右薪俸的人有一个大敌。这个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北方的严寒；虽然，据说这种严寒有益于健康。每天早晨，一过八点，也就是正当街上到处都是到司里去上班的人的时候，寒风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像一根根锋利的刺儿扎向每个人的鼻子，那些穷官员简直不知道把鼻子往哪儿藏。连身居高位的大官都被冻得脑门发痛，眼泪汪汪的时候，可怜的九品文官们经常是束手待毙的。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裹着单薄的外套，尽快地穿过五六条街，然后在门房里使劲地跺脚，一直跺到把路上冻僵了的执行职务的能力才干恢复为止。近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开始感到他的脊梁和肩膀冻得够呛，尽管他以最快的速度使劲地跑完应该走的一段路。他终于省悟，毛病是不是出在他的外套上。回到家里，他把外套从头到尾仔细地查看一遍，发现有两三个地方，正是在背脊和两只肩膀上，面子已经成了稀麻布了；呢子磨穿了孔，里子也破得稀稀拉拉。这里需要交待几句，就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外套也是官员们取笑的对象；外套这个高贵的名字甚至也被剥夺了，而管它叫长袍。事实也是这样，他的这件外套的确与众不同：领子一年比一年缩小，因为有人把它剪下来去补别的地方了，而且补得又笨，又难看，丝毫也看不出什么裁缝的手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看到原来是这么回事，就决定需要把这件外套拿到裁缝彼得罗维奇那儿去，这个裁缝住在某处从后楼梯上下的四层楼上。他虽然只有一只眼睛，又生了满脸麻子，可是缝补官员们和其他人的裤子和燕尾服却是很出色的。自然喽，只是在他没有喝醉，脑子里没有胡思乱想的时候，才做得出好活。关于这个裁缝，当然不必多费口舌，但是现在有一种习惯，就是小说中的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得交待清楚，所以毫无办法，也只得在这儿把有关彼得罗维奇的事情交待一番。他本名叫格里高利，是某一位老爷的农奴。后来他领到了释奴证，于是每逢节日，起初是每逢大节日，后来就不管大小，只要日历上有画着十字的宗教节日，都狂饮一顿。自此之后，人家就管他叫彼得罗维奇了。在这一方面他是忠于祖先的习惯的：他跟老婆吵嘴的时候，就骂她是臭婆娘和德国婆。既然我们已经提到了他的

老婆，那对她也得说上两句是不是，但是很遗憾，有关她的事情我们知道得不多，只知道彼得罗维奇有一个老婆，戴的还是一顶包发帽，而不是扎的头巾；说到长相，就甭提了；只有那些近卫军士兵碰到她的时候，才对这个戴着包发帽的女人膘上一眼，翘翘胡子，发出一声怪叫。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爬上通向彼得罗维奇家的楼梯，说句公道话，楼梯上沾满了污水和泔脚，浸透着熏灼眼睛的酒精气味，这也不稀奇，凡是彼得堡房子的后楼梯上都散发着这种气味的。当他爬上通向彼得罗维奇家的楼梯时，就在盘算，彼得罗维奇会开口要多大价钱，他暗中打定主意给的钱最多不能超过两个卢布。门开着，因为女主人正在煎一条什么鱼，熏得厨房里烟雾腾腾，连蟑螂爬过都不看见。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穿过厨房，连女主人都没有注意到。他终于走进了房间，只见彼得罗维奇，像个土耳其总督一样，盘腿坐在一张没有漆过的大木桌旁边；他按照做裁缝的习惯，坐着干活的时候，赤着两只脚。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早已看惯的大拇指，油灰指甲长得像乌龟壳一样，又厚又硬。彼得罗维奇的脖子上挂着一绞丝线和纱线，两只膝盖上铺着一块破布。他已经穿了三分的针眼，还没有穿进，所以他对房间里这么暗十分生气，甚至对这根线也十分生气。他低声咕噜着：“穿不进，野婆娘，害得我好苦啊，你这个死鬼。”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见此情就很不高兴，他不该在彼得罗维奇生气的时候到这儿来。他喜欢在彼得罗维奇略带醉意，或者像他老婆所说的“这个独眼鬼，给白干灌饱了”的时候来找他做点活儿。在这种时候，彼得罗维奇总是肯让点价钱，并且一口答应下来，甚至还鞠躬道谢。后来，当然喽，又是他的老婆哭哭啼啼地跑来说，他男人喝醉了，所以价钱要低了；这样加给她十个戈比，事情也就妥了。而现在，彼得罗维奇似乎正是清醒的时候，所以脾气特别倔，不容易说话，鬼知道他怎样漫天要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已经料到这一点，因此像俗话所说的，想打回票了。但为时已晚，彼得罗维奇眯起独眼，直盯住他瞧。于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得开口说：“你好，彼得罗维奇！”“祝您好，老爷！”彼得罗维奇说着，使用自己的一只独眼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双手膘了一下，想看看他带来了什么可捞的油水。

“我上你这儿来，彼得罗维奇，是那个……”读者务请注意，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明一件事时总要使用大量的前置词、副词，最后还有一些不表达任何意义的小品词。如果碰到要办的事情很不顺利，他干脆就话不成句，所以他经常



用这几个字开头：“这，说实在的，完全是这么……”接着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连他自己也忘得一干二净，以为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什么事啊？”彼得罗维奇一面说着，一面用自己的独眼把他的制服仔细地打量一番，从领子一直看到袖口、后身、下摆和扣眼，这一切都是他十分熟悉的，因为这全是他亲手做的。见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这样，这是每个做裁缝的习惯。

“我那个，彼得罗维奇……一件外套，呢子……你看，别的地方都很结实，上面沾了点灰，所以看上去好像旧的，其实还是新的，就是有一个地方有点那个……在背脊上，还有在一只肩膀上稍许磨破了点，就是在这只肩膀上有一点，你看，就这么一点，费不了多少人工……”

彼得罗维奇接过长袍，先把它摊在桌上，仔仔细细地看了好久，摇摇头，然后把手伸到窗台上去拿一只圆形的鼻烟盒，上面画着一个将军，可不知道是谁，因为这个将军的脸孔被手指插了一个窟窿，后来在上面贴了一张四方的小纸片。彼得罗维奇吸了吸鼻烟，用双手将外套张开，对着光线仔细地看了一下，又摇了摇头。他又把贴着纸片的画着将军的盒盖打开，拿了点鼻烟塞在鼻孔里，把盒盖盖上，把鼻烟盒放好，然后开口说道：

“不行，不能补了，全烂透了！你怎么穿成这样子才来……”

一听此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心里扑通一跳。“为什么不能补，彼得罗维奇？”他简直是在用小孩子的哀求语调说话，“一共不过肩膀上磨破一些，你不是有一些零碎料子……”

“碎料子可以找一找，也能找到。”彼得罗维奇说，“可缝不上啊，衣服都烂了，针一碰，就脱线了。”

“脱就脱吧，你就再给补一块。”

“往哪儿打补丁？补上去不顶用，破得太厉害了。说好听一点，是呢子，可是风一吹，全碎了，就像坟墓里出来的。”

“还是给补一下吧！怎么说呢，实在那个……”

“不行，”彼得罗维奇坚决地说，毫不怜悯地看着九品文官，“一点办法也没有。实在破得不行了。您还是到冬天天冷的时候，把它撕下来做包脚布吧，因为长统袜不保暖。这袜子是德国人想出来的，为的是能多赚钱，（彼得罗维奇一有机会就喜欢刺德国人一下，他很不喜欢德国人），可是外套，您一定得做件新的。”

一听到“新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顿时两眼发昏，屋里的东西都在眼

前打转。他看得清楚的只有彼得罗维奇的那只鼻烟盒盖子上的脸上贴着纸片的将军。“什么，做新的？”他说，看他的神情好像依旧在梦中似的，“可我没有这笔钱。”

“对，做新的。”彼得罗维奇用冷酷的、无动于衷的语调说。

“那么，如果一定要做新的，那……这个……”

“您是说，要花多少钱？”

“是的。”

“您得至少花上一百五十卢布。”彼得罗维奇说，并且意味深长地抿了抿嘴唇。他非常喜欢追求强烈的效果，喜欢突然难倒对方，然后斜瞅着被难住的人听了他的话以后，脸上会做出怎样的怪相。

“一百五十卢布一件外套！”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喊了起来，也许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样喊，因为他是一向以低声说话而闻名的。

“是的，”彼得罗维奇说，“还得看什么样的外套。如果领子是貂皮的，风帽用绸里子，那就得花二百卢布。”

“彼得罗维奇，劳你的驾。”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用恳求的声调说道。他没有听，也不想去听彼得罗维奇的那些话以及它产生的一切效果。“随便怎样补一下吧，能凑合用就行了。”

“不行，结果准是工夫白费，钱也白白糟蹋了。”彼得罗维奇说。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听他讲完之后，就垂头丧气地走了。彼得罗维奇在他走后，仍然久久地站着，意味深长地抿住嘴唇，没有坐下来干活；他很满意没有毁了自己的声誉，也没有糟蹋裁缝的手艺。

走到街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恍恍惚惚，如在梦中。“事情竟弄成这个样子，”他自言自语地说，“说实在的，我万万没料到事情会办成那个……”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是这么回事啊！事情竟弄成这么个结果，我，说实在的，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又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啊，这么回事！简直太突然了，万万没有……会有这种局面！”讲完这句话，他没有往家里走，而不知不觉地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路上一个满身是灰的扫烟囱的人撞了他一下，弄得他一肩膀都黑了；一大把石灰从一幢正在建造的房子顶上跌落下来，撒了他一身。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后来，一直到撞上了一名岗警的时候，他才稍微清醒一点，那个岗警正把长柄斧搁在身旁，从一只角形烟盒里往长满老



茧的手心倒鼻烟。岗警冲着他喝一声：“走路怎么往别人脸上撞，你干吗放着人行道不走！”这才使他往四周看了看，转身走回家去。回家以后，他开始定下心来，清楚而真实地看到自己的处境，开始不是语无伦次而是理智地、坦率地同自己交谈，就像同一个能倾吐自己私房话的通情达理的朋友交谈一样。“不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现在不能去同彼得罗维奇讨价还价，他现在那个……老婆，大概又打他了。我还是星期天早上去。他星期六睡了一晚以后，眼睛准是斜着瞅人，睡过了头，他就得再喝点酒醒醒脑子，而老婆不给他钱，这时我只有那个，把十戈比塞到他手里，他就会变得好说话了，外套到时也就那个……”就这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暗自盘算着，振作起自己的精神，一直等到了下一个星期天。这一天，他远远看见彼得罗维奇的老婆出门上街去了，于是他就径直去找彼得罗维奇。彼得罗维奇果然在星期六以后一只独眼斜视得厉害，耷拉着脑袋瓜子，完全是一副睡过头的样子。但是当他知道了对方的来意后，就好像有一个魔鬼推了他一下似的，眼睛瞪得钱眼一样大。“不行，”他说，“请您定做新的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立即朝他手里塞了十个戈比。“谢谢您，老爷，为您的健康干几杯，”彼得罗维奇的态度立刻变了，“外套的事您就别再操心了吧，这件实在一点也不顶用了。我一定给您精工缝制一件新的，包您满意。”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还想唠叨修补的事情，可是彼得罗维奇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说：“我一定给您做一件新的，这件事交给我好了，我一定尽力而为，式样甚至可以做得最时髦，领钩用镀银的。”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才看到新外套非做不可，于是就完全灰心了。真的，可怎么办呢，指望什么，用什么钱去做新的呢？当然，一部分也许能指望将来的节日赏金，但是这笔钱早就预先支配停当了：要做一条新的裤子，要还给鞋匠换新靴面的旧账，还得向女裁缝定做三件衬衣和两件不使用文字表达的贴肉穿的小衣裳，一句话，所有的钱都得花个精光；即使司长大发慈悲，给他的不是四十卢布赏金，而是四十五或者五十卢布，剩下的钱也是可怜得很，用来做外套还是杯水车薪。当然，他知道彼得罗维奇有个怪脾气，就是喜欢漫天要价，有时候甚至他的老婆也忍不住叫起来：“你怎么啦，疯啦，看你这个傻瓜啊！有时候一个钱不拿白给人家做，可现在鬼迷心窍，要那么大的价，把你自己卖了还凑不满这个数呢！”当然，他也明白，给彼得罗维奇八十卢布也会做的，可是又从哪儿去弄这八十卢布呢？一半钱是弄得到的，这一半要是弄得到，也许还能出头一

点；但是另外一半钱到哪儿去弄呢？读者先得了解一下，头一个一半钱从哪儿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有一个习惯，就是每花掉一个卢布就要把一枚一戈比的铜币投进一只上了锁的，盖子上有一个投币孔的小箱子里去。过了半年他就查看一次储蓄起来的铜币有多少，并将这些铜币兑成小银币。很久以来，他一直这样做，几年下来储蓄的数目已经超过四十卢布了。这样，一半钱已经到手了。可是上哪儿去张罗另一半钱呢？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想啊，想啊，最后决定必须在一年之内缩减平时的开支：每天晚上不喝茶，不点蜡烛，如果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就到女房东的屋里去借光；走在街上，踏在石子地和石板上，脚步要尽量放轻些和留神些，最好是踮起脚尖走，免得鞋底破得太快；尽量少给洗衣妇洗内衣，为了免得穿脏，每次一回到家里，就把内衣剥下，光身穿一件棉布罩衣，这件罩衣他已经穿了很多年，倒还没有破。说实话，起初他对于种种限制感到有点不习惯，但后来却习惯了，并且感到很好。他甚至完全习惯晚上不吃东西，然而他有精神食粮，那就是在他的脑海里每时每刻都挂着一件未来的外套。他的生命仿佛变得充实起来，仿佛他结了婚，仿佛有另外一个人同他在一起，仿佛他并非孤单一人，而是有一个称心如意的生活伴侣已经决心跟他生活一辈子，这个伴侣不是别人，就是那件铺着厚棉花，衬着穿不破的结实里子的外套。他变得有点儿生气了，甚至性格也变得坚强起来，好像一个目标明确、勇于追求的人。怀疑、犹豫，——一句话，一切动摇不定、优柔寡断的老脾性，不知不觉地从他的脸上和行动中消失了。有时，在他的眼睛中冒出火光，在他的脑子里甚至闪过最果断最大胆的思想：要不要真的在领子上蒙上一块貂皮。他的这种思想几乎使他惘然若失。一次，在抄写公文的时候，他差一点把字写错，几乎要大声喊出来：“哎呀！”他赶快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他每个月至少要到彼得罗维奇那里去一次，同他谈谈外套的事情：最好到哪一家店里去买呢料，什么颜色，什么价钱。虽然总有点提心吊胆，但每次都还是满意而归。因为他想到，一切办全，做成外套的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事情办得甚至比预料的要快些。出乎意料之外，司长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赏金不是四十卢布，也不是四十五卢布，而是整整六十卢布。他是否早已预感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需要做一件外套，还是偶然巧合，但不管怎样，他却多出了二十卢布。这一情况的发生加快了事情的发展。只要再稍微饿上两三个月，那么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真的差不多能积起八十卢布了。他那一颗向来很平静的心，开始跳动起来。当天，他就和彼得罗维奇跑到店里，买了一

块很好的料子——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早在半年之前就想好了，并且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店里去打听价钱，所以彼得罗维奇自己也说，没有比这再好的料子了。他们选了细棉布做里子，照彼得罗维奇的说法，这种布结实耐穿，比绸子还好，而且看上去漂亮光滑。貂皮他们没有买，因为价钱实在太贵了，贵得让他们连一点儿想头都不敢有。他们选了一张店里绝无仅有的好猫皮，远远看去人家准当它是貂皮。彼得罗维奇整整忙了两个星期才把外套做好，因为好多地方都要纫线，否则早就做好了。彼得罗维奇要了十二卢布工钱，再少就怎么也不行了。外套全是用丝线缝起来，每一行都是两道细针脚；缝好以后，彼得罗维奇又用牙齿沿着针脚咬一遍，把凹凸凸凸的地方咬得平平整整。那是在……很难说究竟是哪一天，大概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生中最高光的一天，彼得罗维奇终于把外套送来了。那天一清早，正当他要去司里上班的时候送来的。这个时候送外套来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严寒已经降临，看来还会加剧。彼得罗维奇把外套送来了，就像一个好裁缝应当做的那样。他的脸上显露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从未见过的那种意味深长的表情，他似乎充分意识到自己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并且突然在那些只管缝缝补补的裁缝与专门缝制新衣服的裁缝之间划了一道鸿沟。他解开包外套的巾帕，把外套拿了出来。巾帕是刚从洗衣妇那里拿来的；然后把巾帕折好，放进口袋以备使用。拿出外套以后，他十分自豪地看了一下，双手把它提起来，十分利索地披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肩上，然后拉拉挺，再用一只手把后襟往下扯扯，又替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扣上几颗扣子，这样穿着更服帖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像一般上年纪的人一样，想试试袖子；彼得罗维奇帮他穿上袖子，结果袖子也很好，一句话，外套完全合身。彼得罗维奇趁机说，他工钱收得那么便宜，是因为他住在小巷子里，没有挂招牌，再加上他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已经是老相识了；要是在涅瓦大街上，单单做工就要七十五卢布。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愿意就这个问题同彼得罗维奇争辩，争辩下去肯定没有好处，而且他也怕听彼得罗维奇借以吓唬人的高价。他同彼得罗维奇结清账目，说了声谢谢，就穿着新外套到司里去了。彼得罗维奇跟在后面，站在街上，久久地从远处瞅着外套，然后又故意走到一边，绕过弯曲的小巷子，转到大街上，从另一角度，就是从正面，再把自己缝制的外套端详一遍。这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像过节一般，兴高采烈地向前走去。他每一瞬间都感到他身上穿着新外套，有几次由于内心的高兴，竟然失声笑了出来。的确，这件外套有两大优点：